

1402

樂平文史資料



第七輯

政協江西省樂平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編

封面题字 聂志和
封面设计 詹明荣
篆 刻 方长水

1651/20

本辑责任编辑：吴国民
周德坤

目 录

一、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徐跃·····	江祖安 (1)
二、一代宗师 学界巨擘	
——记戴良谟先生的一生·····	戴心滨 (12)
三、记陶瓷学家和陶瓷教育家汪璠·····	
汪大纲 汪大维 汪大梁 (22)	
四、自强不息一奇人·····	孙耀祖 (33)
五、一件往事·····	汪璠 (38)
六、谈谈乐平的水利建设·····	张龙飞 (43)
七、记私立育英小学的创建与发展·····	石奎一 (54)
八、“拔钗助学”与大田村重教传统·····	石奎一 (57)
九、赣剧在乐平·····	陈 熠 (61)
十、汪璠先生病中答次子十问·····	(70)
十一、乐平的串堂班与饶河戏·····	王清玉 (71)
十二、大革命时期的乐平工人运动·····	吴新华 (80)
十三、乐平天主教传播史略·····	程乐福 (88)
十四、“星社”与《洎声报》·····	吴新华 (92)
十五、漫谈乐平县商会·····	詹健吾 (99)
十六、军山庙宇简介·····	余志通 杜智纯 (107)
十七、附录二则·····	(110)
1、中央社电讯稿	
2、汪璠信摘录	

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徐 跃

江 祖 安

“徐跃是革命的先驱者，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195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在给徐跃的妻子彭珍珠签发徐跃烈士证明书时，对徐跃的评价。

奋起南昌、智斗元凶初露锋

徐跃，字文鉴，号子鱼，江西省乐平县人。1906年10月出生于狮子口村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徐馨山，晚清秀才，善文墨，精医药，重义轻财，以教书、行医、代写诉状为业，替穷人治病或写诉状，从不计酬金多寡，所以家境一般，既不贫困，也不很富裕。大伯父徐素芬，晚清补翎秀才，文才出众，医道高明，是乐平西乡有名的绅士和兴建乐平县儒学堂的倡导人之一，并曾家办私塾，亲任先生，教化乡民子弟，故称“素芬先生”。

徐跃七岁，开始在大伯父身边读私塾，14岁随父迁居乐

平县城巍山岭魁堡试馆，进乐平县第一高级小学读书。他从小天资聪颖，沉默寡言，善于独立思考。平时不常见他看书，多数时间是独自散步。但先生每次考他，又总能对答如流。1923年，徐跃18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南昌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时的南昌，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漆黑如夜。不准建立共产党组织，也不准建立国民党组织。但黎明已经到来，革命的曙光已经降临。不少在外省加入党、团组织的赣籍青年，满怀救国救赣救民的壮志豪情，冲破了北洋军阀的罗网，先后回到南昌，正在积极准备掀起反帝反封建反北洋军阀的革命巨浪。邹努、曾宏毅（洪易）、郑育民等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组织读书会，开辟阅览室，宣传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徐跃是这个读书会的积极分子，阅览室里最勤奋的读者。课余之时，他总是贪婪地阅读革命书报杂志，从中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奋起革命，才能救中国。所以经常和同学徐镜寰结成对子，一个拿浆糊、一个拿传单、标语，深更半夜，到大街小巷去张贴。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愤怒，南昌各界三万多人集会，游行示威，徐跃更是义愤填膺，走在游行队伍中，手持小旗，振臂领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严惩杀人凶手！不久，经郑育民、刘继培介绍，徐跃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徐跃便辍学革命，参加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会和江西省学生联合会工作，并得以结识了国共两党更多的上层人物。

1927年3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因被国民党右派和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所把持，而图谋改组省学联。

洪轨婉言重诺，百般引诱，以同乡关系拉拢徐跃，徐跃洞察其奸，胸藏谋略，一面虚与往来，继续探其动静，一面向组织汇报，献策，会同姜铁英等，发动和组织学生，突然冲进省党部，揭穿和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返回乐平 重整旗鼓接着干

1927年5月12日，徐跃受邵式平的派遣，肩负着中共江西省委交给的改组国民党乐平县党部和协助康威德在乐平县创建中共组织的双重任务，从南昌回到家乡——乐平。

这年春，国民党右派蔡嘉厚，段定乾等控制了县党部，土豪劣绅邹福全、彭天赐等也把持了县农民协会。他们狼狈为奸，散布“共产共妻”、“工人（罢工斗争胜利后）增加工资是加重农民的负担”等反革命言论，唆使1000多名不明真相的农民，冲进县城打砸了县总工会，潜入鸣山打砸了鸣山煤矿工会，还经常于夜深人静时，头扎白巾，手持铁棍，鸣枪示威。一时间，猖狂至极。徐韶善从波阳奔赴南昌，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作出了全面布署：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名义，组织一批人马，开赴乐平，进行清理、镇压。省党部赣东北特派员邵式平即选派在南昌的乐平籍的共产党员石凌鹤，共青团员徐跃、徐镜寰、徐韶善等返回故里，改组国民党乐平县党部；由李正芳带兵一个连到乐平任县长，支持改组，镇压反动分子。与此同时，还秘密通知在乐平的中共鸣山煤矿支部书记康威德进城，与石凌鹤、徐跃等联系，建立和发展中共组织。

徐跃和李正芳等是同船到达乐平的。为防意外，他们没

有直接进城，而是先在港口村下船、驻扎，待派人进城侦察情况以后，才正式开进县城。由于在南昌读书的汪必达通风报信，中共江西省委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行动，捣毁国民党右派所控制的省党部，捉拿AB团分子的消息和徐跃、李正芳他们来乐平的任务、行程、多少枪枝等情况，国民党右派蔡嘉厚、段定乾和土豪劣绅邹福全、彭天赐等事先知道得一清二楚，都吓得早已逃跑了，县党部、县农民协会等机构早已不存在了，所以，徐跃和李正芳他们一进县城，便顺利地改组了国民党乐平县党部，按省委的决定，由徐跃任常务委员，石凌鹤任工人部长兼宣传部长，徐镜寰任青年部长……稍后，康威德也从鸣山来到县城与石凌鹤、徐跃等取得了联系。徐跃又将康威德安排在县党部任干事，一则指导县党部工作，二则利用这一公开身份便于秘密发展中共组织。从此，在县党部真正实行了国共合作。

徐跃主持县党部工作，虽然年仅22岁，但多谋善断。首先，广泛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安定人心，及时召开“乡老同志会”（即各乡开明绅士会议），责令他们维持好当地社会秩序。接着，会同省工会筹备处派来的陈德资、省农协会派来的侯金诚等迅速整顿和健全了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提拔了一批工农干部，并教育他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问题，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加强工农团结，开会要请共产党员参加，以便更好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同时还建立了共青团乐平支部，健全了乐平县妇女解放协会。随后，又在乐平县城公演《妇女解放》等文明戏，效果特别好，很多乡下农民都用手推车推着妻子进城看戏，再也不怕“共产共

妻”。进而又深入农村，在茶园岗陈家、神溪华家、三合源汪家等地，创办农民夜校，宣传“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激发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还在县城北门小学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班，为开展农民运动培训了一批干部。

在此同时，康威德、石凌鹤也于5月下旬发展了徐跃、徐镜寰、徐韶善、程德邻、侯金诚、陈文龙、石联鸾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共乐平县城支部，康威德任书记。6月5日，朱培德在南昌公开排共，以武装“礼送共产党人出境”，并专电通令各县禁止工农运动。徐跃、康威德、石凌鹤等通过内线，从李正芳那里获悉这一信息后，审时度势，迅即决定：中共乐平县城支部所有党员都转入农村，分散活动。李正芳也没有追踪查处，所以又很快创建了一批农村党组织——中共茶园岗、神溪华家、三合源、吊钟形、刘家垄、大田、田里蔡家等支部。8月初，徐跃、康威德等为了统一对全县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又在茶园岗成立了中共乐平特别支部，仍由康威德任书记，并决定由康威德亲赴南昌，向省委要求成立中共乐平县委。

康威德赴昌未回，乐平县的革命形势恶化，县长李正芳命令警察局长派武装警察四出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县总工会委员长何一平、组织委员陶润水、秘书程德邻等十几人先后被捕入狱。国民党右派蔡嘉厚等也返回乐平，重又控制了县党部。徐跃、石凌鹤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但一直没有省委的指示，不知该怎么办，他们遂奔南昌，寻找康威德，若找不到康威德，便直接向省委汇报、请示。徐跃、石凌鹤到达南昌后，方知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惨遭失败。7月30日，朱培德开

始在南昌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省委遭受严重破坏。8月1日，南昌起义，不久起义军撤离南昌。此后省委负责人均已避往各地秘密活动，邵式平已去景德镇。他们在南昌没有找到康威德，便迅速转赴景德镇，恰在里村偶遇邵式平，汇报了乐平情况，邵式平指示他们回乐，“重整旗鼓接着干”。

徐跃、石凌鹤返回乐平后，康威德已被迫回到老家黄梅县去了，他俩便挑起了领导乐平革命的重担，按照邵式平指示“重整旗鼓接着干”。10月，徐跃主持召开了陶润水等出狱人员会议，总结经验教训，他说：“因为我们一无武装，二无政权，所以被捕、失败。今后，我们要想办法，依靠工农，夺取武装，夺取政权，夺取胜利。”并计划在灯家山、观音泉、鸣山等地秘密活动，打土豪筹款和夺取枪枝。11月，徐跃在中共江西省委工委书记彭义先的帮助下，在鸣山建立了中共乐平特别区委，亲任书记。随后，又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茶园岗陈文龙家，召开全县党团员扩大会议，到会党员50多人，研究发展农民协会组织，准备举行年关暴动，并决定首先夺取地主武装，攻打鄱乐（鸣山）煤矿公司，然后在鸣山附近举行“年关暴动”。这次会议，是夜晚召开的，由于保密不严，到会人多，开得太晚，散会后又打麻糍吃，结果，被村里保长发现，密告了县党部。县党部不知情况如何，不敢贸然行动，便将徐跃、石凌鹤、徐镜寰、徐韶善、程德邻、陈文龙等共产党员的姓名电告省党部。省党部即派谢了缘来乐平侦缉。谢了缘亦乐平人，共产党员，被安排在敌人内部秘密工作，不得已而来乐，走了一个过场，即回昌敦旨。此后，徐镜寰被捕入狱，石凌鹤、徐

韶善、陈文龙等避往上海，石凌鹤再经上海东渡日本去了。

石凌鹤等人走后，领导乐平人民革命斗争的重任落在徐跃一人身上。这时，形势越趋严峻，国民党到处张贴反动标语，反革命气焰日益嚣张，乐平人民的革命斗争正需要有人领导。徐跃虽然也是重点侦缉对象，但他没有避亡，仍继续留在乐平，再一次“重整旗鼓接着干”。1928年4月，在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彭义先的帮助下，在鸣山正式建立了中共乐平县委，徐任书记，并很快掀起了工农运动新高潮，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5月，即与鄱阳、万年、弋阳、横峰县联合行动，在全县进行了总动员，普遍张贴了传单、标语，声势浩大。乐平、鄱阳、万年、弋阳、横峰等五县靖卫团全部集中在乐平，企图镇压，但又怕革命群众奋起反击，县长周国光不敢下令镇压，并说：“共产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倒是不惹的好。”与此同时，鸣山煤矿工人也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示威游行，矿主极其恐慌，深感威胁太大，权益难保，于是出巨款收买军队，悬重赏捕捉共产党领导人。结果，县委书记徐跃，鸣山区委书记崔先行，省委巡视员彭义先等先后被捕入狱，其他同志均不得不暂时隐蔽，停止活动，等待时机。

徐跃被捕入狱后，坚贞不屈，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早在江西省第一师范读书时，有一次，看了郭沫若编写的《棠棣之花》演出以后，便对同学刘继培说过：“我崇尚英雄气节。士可杀而不可侮……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这次被捕入狱，国民党对他威迫利诱，想从他口中得知共产党内机密，但他始终守口如瓶什么也没有说。不仅自己如此，还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向难友进行

无产阶级革命气节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他胞妹徐文壁在南昌保定女子中学读书放假回家，时常看望他。他便利用这一机会，与外面联系，一方面鼓励同志们坚持革命，一方面筹集少量资金，购买一些小型工具，组织难友打草鞋、编竹器，拿到外面低于市价出售，换回钱物，解决衣食问题，把全体难友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进行必要的，合法的，公开的斗争，以改善狱中的待遇。有一次，还托胞妹传递给难友徐镜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读书，专心读书，好好读书（非孔孟之书）。”以此共勉，徐跃就是这样，从被捕入狱到以后被营救出狱，两年零四个月，始终是身在铁窗，心系革命，时刻盼着出狱后能更好地为党工作。

驰骋红场 壮志未酬碧血尽

1930年8月20日，方志敏率红十军攻克乐平县城，打开监狱，救出了徐跃等四十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当时，徐跃脚上的脚镣特别粗大、沉重，很难砸开，最后还是带到铁匠铺，想了很多办法才砸开的。徐跃出狱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加入红军，继续革命。接着，又动员妻子彭珍珠、胞妹徐文壁（鸳鸯）和徐文玉（翡翠），还有20多名难友，一同参加红军。11月，徐跃离开了乐平，跟随方志敏转战赣东北，进行艰苦的反“围剿”斗争。

方志敏、邵式平等，深知徐跃革命坚决、彻底，既有较高的文化理论素养，又有较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正是革命所特别需要的人才，所以一直把他留在身边工作。赣东北省成立后，即任命他为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秘书，赣东北省列

宁师范学校校长，省委、省苏、省军区、省工会联合主办的《工农报》的总编辑。从此以后，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的文件，均由徐跃起草，方志敏只要出一个文题，徐跃就能按其意起草成文，指导赣东北革命。方志敏创办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分校，亲自讲授“国际形势”等课程，徐跃就讲授“推翻旧社会，创建新社会”等专题，为红军培训指挥员。徐跃不仅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出色地完成方志敏交给的各项革命工作，而且在大是大非上，更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方志敏等同志正确革命路线的一边，成为他们的亲密战友和忠实朋友。

当时，赣东北的革命斗争，非常尖锐复杂，既要坚决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还要巧妙地同党内“左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1932年3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的代表曾洪易来到赣东北，推行极“左”路线，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改造各级党的领导”运动，大搞肃反扩大化，压制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人的正确意见，先后强行将一大批干部、战士作为“反革命嫌疑”投入监狱或予以杀害，给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徐跃对极“左”路线深恶痛绝。1930年8月被营救出狱后，到魁堡村苏维埃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并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将一个杀害了50多名无辜老百姓的阶级异己分子徐炳国就地处决了，为人民除去了一害。

1934年11月，方志敏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领红十军向皖南行动。在出发前，方志敏以大无畏的精神，不顾中央代表曾洪易的非难，从苏区各个劳改队释放了近千名“反革命嫌疑”并亲自将红军服送到他们手中，率领他们随队出征。方志敏也知道徐跃是反对曾洪易的极“左”行为的，但曾洪易

等人还没有将徐跃投入监狱，所以没有将徐跃也一同带走……

方志敏走后，曾洪易仍主持了省委工作，他开始把徐跃视作眼中钉，急欲除之而后快。

12月的一天，刮着风，下着雨。吃罢晚饭以后，徐跃的妻子照常打水给他洗脸，突然，徐跃失踪了……被曾洪易当作“革反命分子”秘密杀害在葛源山上……年仅28岁……

徐跃革命一生，完全、彻底。1932年，徐跃夫妇跟随方志敏转战万年县松树岭附近，他爱人生下一男孩，当时，由于国民党疯狂“围剿”，他们不便带着孩子战斗，为了能更好地继续革命，他与妻子商量，把这个可爱的唯一的孩子，寄养在当地的一个老百姓家里，就双双奔赴了反“围剿”战场。从此以后，他永远地失去了这个孩子。

徐跃没有留下亲生的孩子，但他却留下了革命的诗篇。1934年2月15日，闽浙赣省苏机关报《红色赣东北》，曾刊登了他题为《说红场》的一首诗。这是他生命的升华，革命的呐喊，全诗如下：

这是一个广漠无际的红场，
这儿有战争的宝藏。
这儿充满了壮热的叫喊，
这儿放射出血样的光芒。
它不是有闲阶级歌吟的园地，
它不是公子哥儿沉醉的摇床。
这儿，没有甜蜜的美梦，
这儿，没有风月的诗章。
它象冲锋陷阵的号角，

它象一盏明亮的红灯，
它鼓舞着指引着劳动大众，
战斗，前进，走向光明！
让我们打开这丰富的宝藏，
让我们沐浴着胜利的光芒，
让我们发出□□的号角，
驰骋在□□的红场。

一代宗师 学界巨擘

——记戴良谟先生的一生

戴 心 滨

在本世纪初的1901年，戴良谟先生诞生于乐平县戴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到他父亲这一辈上，已是家道中落了。

辛亥革命后，他离家到邻县鄱阳上了当时的省立鄱阳中学，他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在鄱中上学四年，除第一学期是全年级第二名外，其他七个学期都是第一名。他还爱好体育运动，多次在学校运动会上获得名次，是当时学生中为数不多的“全面发展”的人才。1922年在家乡父老的支持和资助下，他考了上当时与北方的清华、北大齐名的南京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师承竺可桢、吴有训、熊庆来等学者，专攻数学（当时称“算学”）。1926年大学毕业后，曾应聘到江苏无锡中学任教，1927年回到江西任教于心远中学等校，就在这时他由吴有训等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28年他回到家乡乐平县担任了教育局长，他在注意全县发展小学教育的同时，大声疾呼：“不能让乐平县的莘莘学子离乡到外县去上中学了，我们要办起自己的中学”，在家乡父老和当时的县长周国光支持下，他在儒学里，创办了乐平县立中学，他自任校长，多方筹集经费，聘请教师，当年9月招收了初

一两班新生近100名，于10月初开学上课，由于缺乏教师，他还亲自上数学课，从此乐平县有了第一所自己的中学。

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激烈，戴良谟一心想搞教育救国，不想卷入政治斗争，可又无法摆脱。当时国民党右派已在乐平占上风，他同情左派，看不惯那些成为国民党新贵的老爷们，他曾多次在群众集会上大声疾呼：“我们当县长、局长的都是国民公仆，不能做官当老爷！”但却无法改变右派当权，左派受迫害的局面，1929年春他毅然辞去教育局长和乐中校长之职，东渡日本留学去了。

在留学的同时，他还应当时的留日学生监督处主任王克仁之请，兼任了该处的总务课长。在日本，他结识了在日本女子职业学校学习的满清肃亲王善耆的孙女爱新觉罗·廉惠（金淑惠），他们很快相爱了。当时追求这位“格格”的日本豪门子弟大有人在，但耳闻目睹日本妇女地位低下的金淑惠打定“宁嫁中国布衣，不嫁日本王孙”的主意，和戴良谟在异国土地上私订了终身。1931年他们双双回到中国，但金淑惠之父宪德（肃亲王次子）却以门第之差不允这门亲事。尽管当时已是民国，他还在坚持满清王室的“格格”不能下嫁“布衣”的陋规，当时戴良谟的老师熊庆来已在清华大学任算学系主任，得知戴留学回国，便邀请他到清华任教，戴良谟为了娶这位格格，不得不放弃了在清华任教的机会，转到河南开封高中任教，并准备参加河南省的县长考试。当时科举制早已随帝制一起进了历史博物馆，但国民党政府为装点“广纳人才”的门面，在各省推行所谓“县长考试”，对获前三名者委以县长职务。1931年底戴良谟在河南省县长考试中高踞榜首，随后被委任为宁陵县长，这时宪德才答应让

女儿和戴结婚，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格格”来到河南宁陵当了“县太爷”夫人。

戴良谟在这个偏僻小县里当了二年县长，还算有所作为，他组织兴修水利，办教育，建立县体育场作为群众集会场所，还雷厉风行查禁鸦片，他的新婚夫人也常到乡下宣传妇女放足，制止当时农村还在进行的为女孩缠足。作为不缠足的满族妇女，她常以自己天足的获益来对农村妇女进行身教。当时这个县里常有土匪抢劫绑票，戴良谟曾亲自率县保安大队追捕土匪，并对抓获的土匪中二名首犯处以死刑，解放后在“肃反”运动中，这件事曾被怀疑为他的“血债”而加以隔离审查，经长时间内查外调，终于结论为“死者确系绑票土匪”从而否定了他的“血债”。

当了二年县长，他深感官场的复杂险恶，不是他久留之地，便辞去了官职，应聘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当时华罗庚也被“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熊庆来请到清华任教。熊庆来把华、戴二人安排在一起工作，让他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戴良谟并不因华罗庚没上过大学而瞧不起他，华罗庚也不因自己的才华而自傲。他们经常互相切磋，共同出试题，一起编讲义，成为同事加好友，华罗庚在撰写《堆垒系数论》时曾和戴良谟等交换彼此的见解，戴良谟后来也写出了关于《代德肯系数》的论文。1937年初，清华已内定派戴良谟赴德国深造，后因抗战爆发未能成行。华罗庚则后来去了美国。

1937年7月，北京（当时叫北平）已成为日本人的天下，由于肃亲王家族和日本人关系密切（此时肃王已死，其子女们受日人恩宠，其中突出代表是肃王十四女金璧辉——即川岛芳子），有人劝他这位肃王的孙女婿留在北京当日本顺